

等一件快递的过程,其实很美妙,它像一根小小的时针,随着物流信息的更新慢慢推移,也拨动着人的情绪。

当我们在网上看到心仪的商品下单后,心里便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期盼。一天后,或许会随手点开物流页面看看;两天后,又会不自主地去查看;到了第三天若还没到,或许就会产生些许焦虑。一旦看到“已签收”的提示,心情便会立马快乐起来。

那年,小区为安全起见,不再让快递小哥进入,包裹一律放在门卫那里,有些搭一个货架,有些干脆往地上一扔,业主回家时自己动手翻找。不便之处,可想而知。更有甚者是商品找不到了,于是烦恼徒增,一番电话投诉下来,一天美好的心情随之泡汤。后来,大门渐渐封了绑。快递小哥的电瓶车如入无人之境,在小区里穿梭,吓得散步的老人慌忙避让。车到楼下,包裹被随手一扔,电瓶车扬长而去。那时,楼栋的密码门还固执地关着。

这种情况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竞争压力,服务悄然升级:快递小哥开始在楼下按铃叫了。门禁对讲机里传来声音,于是乎网购的快感,立马提升,当我们接到包裹,都会脸带笑容地说:“谢谢依!”再后来,大家又发现,楼栋大门竟也悄悄地打开了,有的放一块砖,有的放一个灭火器,反正方法各种各样,就是要把大门顶住,不让他自动闭合。一块砖、一个灭火器,就这样轻易地卡住了现代社区安全设计的门闩,也卡在了便利与隐患的缝隙之间。

起初还有人投诉物业,要他们加强管理,可物业早已被这浪潮冲得焦头烂额。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不少业主自己也嫌麻烦,干脆将门常开,图个方便。这倒成了快递长驱直入的神助攻。

日子久了,小区的大门小门终于全面开放了。快递小哥通行无阻,我们的

心头在悬着一丝安全忧虑的同时,也享受到快捷便利的那一瞬间的喜悦。

某日,楼栋微信群里突然“炸”了起来,一个邻居气愤地诉说有快递小哥在楼梯间随地便溺,并直接点出了公司名称请大家协查。群里的顿时议论纷纷,声讨与苦笑齐飞,最后也只留下一片无奈。

去年冬天,我大哥从北京回上海办事,我交给他一把钥匙,他却不慎在坐网

约车时丢了,一时不知所措,问我怎么办?我打电话给

司机,司机态度很好,说钥匙在车上,我问他如何取回,他脱口而出:“快递啊。”我自然接话:“那麻烦您帮我寄一下?”不料他道:“你自己叫个上门取件呀。”我一时语塞——他说得对,这早就是时下的新逻辑了。

想起前几年在美国旅行,购物超重,只好选择快递。没想到在遥远的异乡,华人快递代理点竟比杂货店还多,价格低廉,竞争激烈,反倒让邮局显得冷清。我也没能免俗,暗自比较着重量与运费,分包装好,然后满怀期待地看着代理拿走包裹。然而,那个包裹竟悠悠走了半年之久,亲友们望穿秋水,等来的却只有无奈的沉默。投诉无门,我也只好默默咽下这枚食图便宜种下的苦果。

快递的迅猛发展,正在悄悄地改写着我们的生活节奏和社交模式。那份期盼的甜,寻找的急、期待的熬,终究都成了快递融入日常的印记。从“请敲门”到“门常开”,真正被“快递”的不只是货物,更是我们全新的生活方式。当不敲门也不关门成为习惯之后,势必会生长出一些新的秩序和规则。它像一切新生事物一样,有无可替代的优点,也有伴生而来的缺点。需要想一想的是,既然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那么它最终会成为的模样,就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对其负责的。说的也不仅是快递。

朋友们说滑雪与高尔夫都是优雅运动,可我觉得它们完全是两码事。对别人来说,高尔夫是草坪上的从容挥杆,对我来说只是社交场合的摆拍道具,当年被拖去练习场的那次,我连球杆几号木都分不清楚,只是手机里增加了上百张好看的照片。而滑雪就是我的“速度与激情”——没拍多少好看的照片,反而这几年摔过的跟头,十有八九都贡献给了雪场。

第一次踩上雪板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企鹅,教练说的“膝盖微曲、重心前压”听着简单,不过,真滑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才在缓坡上顺溜滑了几十米,就控制不住方向了,紧接着撞到防护网上。和铁栏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并不舒服,甚至有点惊悚,毕竟在这儿摔跤可不像在高尔夫球场就算不小心跌进草堆还能优雅起身,雪道上的物理课可都是拿着肉身交学费的呢。

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最大的 Falls Creek 雪场混了几次,倒真让我尝到点滑雪的甜头。S形滑降是挺开心的,在陡坡转弯时被雪板弹起的体验也不错,我这样的菜鸟就像被揉皱的纸团抛起,身体在空中扭曲成舒展的姿态,再用前滚翻或者后滚翻的方式在雪地上掬一个造型。不过稍微变得熟练后,我的翅膀就硬了,渐渐不满足这种无法驾驭的情况,金牛座天生的倔劲儿上来了。我是我们那一批第一个用上八字蹬坡法的新手,大家还在练习下

时尚

张耀



边看边聊

七夕会

七夕会,我就开始锻炼大小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了。这股劲劲让我在雪粉飞扬的瞬间收获了赞叹,也让我迅速从菜鸟混到中级道,甚至都定下去黑道的目标了。

现在想想,flag果然不能乱立。去年在蘑菇道栽的那个大跟头,彻底给我上了一课。本想秀段刚学的回转技巧,没想到雪板被凸起的蘑菇头掀翻,整个人都像被甩出去的麻袋。我躺在雪上,别人停下来问我摔得疼不疼,我感觉不疼,嘴上也说着不疼,不过在起身的那一刹那,脖子有触电一样的感觉。朋友扶着我到临时医护棚里,医生做完各种简单检查,就直接告诉我不能再摔了,还警告我,可能下次等我的就是轮椅。

现在,家里的滑雪装备在储物间落灰快了一年了,偶尔擦擦雪镜,还能想起那天的情形。从医护棚出来时,我戴着颈托,抱着雪板,小心翼翼地挪动,在每个转弯都恨不得把“服”字刻在脚印上。可能是因为戴着颈托,我觉得低头是更舒服的姿势。朋友看我低头慢吞吞走,笑我摔怕了,我自己也笑着说这叫“战略性低头”——以前总觉得征服雪山才算酷,此时才明白能和重力和平相处才是真本事。

要说雪山教给我什么?大概是认清自己几斤几两。滑雪这事儿就像人生,既要敢踩油门,也要学会刹车。至于家里的那套滑雪服,就留着当警示牌提醒自己:在自然面前,逞能的都是憨憨。



双喜临门 吴树模 摄

姜夔与苏轼同为词坛大家。苏轼站立在西湖苏堤上,姜夔长眠在西马塍路边。他俩都是词人,都是音声艺术家。他俩赞梅花、邀明月,都旷达通透,一个得旷之神髓,一个得旷之形神。他俩都是巅峰词人,一个无意为词,直至“灵”空,一个刻意作词,实现“清”空。今人在赞美苏轼的同时,也应注重姜夔的文学成就和人生体验。

前不久,张静老师对姜夔灯词的解读,让人在灯火阑珊处找回了久违的姜夔。姜夔共写了四首灯词,其一“南陌东城尽舞儿”,是市井风气;其二“灯已阑珊月色寒”,是人生困境;其三“却入静坊灯火空”,是前途迷茫;其四“帘里垂灯照尊俎”,是希冀比照。灯词,是姜夔人生的写照:四试不第,终生布衣,心有不死,性有不屈,情有不畅,悟有不空。不同的是,苏轼经历了官场的荣华也经历了宦海沉浮,是被驱逐贬

田汉在旧上海写了大量时代曲,多服务于电影、舞台剧,查旧百代档案,有他填词署名的唱片逼近四十面,包含流进国人血液的那首歌,以及《四季歌》《天涯歌女》等杰作。按理说,田汉与百代属于相互成就,可这样的合作却在1947年戛然而止,差点还惹出了官司。事情要从赵丹讲起。1946年12月10日,赵丹的导演处女作《衣锦荣归》在沪开拍(《和平日报》,1946年12月11日8版)。不久,《申报》首发了田汉的新歌《荣归曲》,编者按:“系中电二厂新片(顾而已编剧赵丹导演)《衣锦荣归》中之主题歌。”(《申报》,1946年12月22日10版)。歌谱先行,电影跟进,唱片殿后,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歌坛是惯用策略,其中的“潜规则”,包括电影插曲通常会由该片的女主演唱。《衣锦荣归》的情况是:“这张片子里,有两首插曲,《荣归曲》与《三轮车夫歌》,不过主演这片子的女主角,却会演而不会唱,于是必须找一个幕后英雄来替代,可是已成名的自然不肯,未成名又怕成绩会影响整个演出,结果东寻西找,给他们想到了一个元老歌手,有电台歌唱,有悠久的历史,而日前并不十

滴的痛楚;而姜夔没有经历过宦海沉浮,不知“侯门深似海”,只知“南陌东城尽舞儿”,是被拒绝进入的遗憾。他只是观灯的角色,远观近观始终没有照见自己,最终选择了江湖游士的孤高自守,留下山野溪流的清冷孤峭。

四首灯词的重点是其二:“灯已阑珊月色寒,舞儿往往夜深还。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苏东坡写月亮,潇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是可以走到月宫里去的达观内养;而姜夔走不进月亮,不了殿堂,被拒绝,被疏离,徘徊在月亮和华灯的光圈之外,只能外观自赏,顾影自怜。他写这首词是1197年,那一年庆元党禁。月夜,是彻骨周身的寒冷,姜夔借寒夜衬自身淡泊,借灯火衬自身孤寂。

田汉与百代断交

王莫之

分走红的白云……”(《晚报》,1947年2月21日3版)白云,即爵士歌唱社的老板娘钱静云,和民国那位花花公子影星用相同的艺名。参考旧百代档案,白云于1947年2月14日灌录《荣归曲》,《三轮车夫歌》改为姚莉、姚敏灌唱,时间是2月27日,这两首歌皆由田汉作词,都未发表,换言之,有模棱录音,没能商业发行。长久以来,老歌迷认为这种搁置与田汉的左翼色彩抑或电影《衣锦荣归》讽刺国民政府有关,属于强制下架。我最近翻老报纸,对此事的态度有所改变。

先看翁飞鹏的文章《田汉将控黎锦光》,提到田汉获悉百代即将推出《荣归曲》之唱片:“托安娥到公司与黎锦光大起交涉。黎锦光是出名的好好先生,当然退让一番;而且田汉要求词句费须付与一百万元,百代方面也不愿意。”(《真报》,1947年4月12日3版)黎锦光时任百代灌音部的主任;安娥不仅是田汉的红颜知己,早年还在百代当差,资格比黎锦光还老。田汉的这套组合拳奏效了。翁飞鹏是此事最早的爆料者,以摄影师出身的他当年常跑百代,化名“黑子”在几份小报写专栏,对歌坛的记录比较可靠。百代显然不占理,要发新唱片,须和词曲作者、演唱者签商业合同。田汉的对策有点狮子大开口。据说百代原本要给他十六万一首的歌词费,他要价百万:“岂知百代当局不买田汉的账,原因是该公司对于歌词原价,一视同仁,不分高低……”(《风报》,1947年6月9日4版)上海人讲,事体弄僵掉。“安娥临走,还再三叮嘱,如果违约而仍旧灌制唱片的话,要黎锦光负法律责任。”(《真报》,1947年4月12日3版)百代没有违约,再未与田汉合作。他们之间,到底谁杯葛谁,不得而知。周璇疑似成了事件的

今天起得很早,去一个残联机构做活动,遇见了一群特别的人。他们被称作孤独症患者,而我更愿称他们为——驻留在星辰另一侧的人类。

熊健便是其中一颗星。他是第一个主动找我说话的人,虽然第一句话就给我问懵了:“你打过架吗?”我说:“好像没有哦。”他又问:“你用脚踢过人吗?”后来才知道,他小时候经常被欺负,被拍手,被人抢东西,所以他一开始问的问题,应该是想判断我会不会伤害他。

他又问:“你们看过奥特曼吗?”随即引我走进他的宇宙。废弃纸箱在他手中化作奥特曼的神圣头盔,泡沫纸成了闪耀的盔甲,每一件都非常精致,甚至还用水头雕了很多奥特曼,每一道刻痕都是他写给光的信笺。

这里的老师说,跟孤独症患者对话需要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我不停地发自内心的赞叹他:“好棒!”“太厉害了!”他又高兴地拿来他画的画分享。画的是上海虹桥火车站,连盲道上的凸点都十分细致。月台延伸的透视里,藏着比常人更敏锐的秩序。

“你们知道良田吗?我跟他拍过视频。”他突然说。我们在手机上搜到了三百万粉的博主关于孤独症的视频,熊健在画面里出镜。视频中有一些访谈环节在聊孤独症,我有点担心在他面前放这个是不是不太好,但突然暂停又显得更尴尬,这儿的老师说过孤独症患者对周围的一切都比常人敏感,也能很敏锐察觉到周围人的情绪,我怕影响到他,就夸他“微电影男主啦!真帅!”他笑笑。

我发现他很喜欢通过提问来开启话题。他问我有没有听过《最炫民族风》,于是我们开启了凤凰传奇的K歌对唱模式。他唱得很小声,但歌声像振翅的鸟,冲破被定义的“孤独”。活动结束后,我快要走了,他突然问我:“你下次还会来吗?”没等我回答,他又说:“你下次来,记得要来看我。”这句话轻飘飘,却在我心里掀起海啸。我愣住,仿佛看见一束微弱又拼命燃烧的火苗。孤独不是孤僻,他们不是孤岛,只是在等愿意听他们说话的人,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热爱着这个世界。

回家的路上想起这儿的老师说过,他们受到刺激只会将刀刃刺向自己,不会伤害别人,又想起今天见到的孤独症患者们,有对声音很敏感的、稍微大声就会使劲抓自己头发,有拿不稳东西控制不住力度的,有喜欢收集矿泉水瓶的,有说话说着说着就突然跑出去的,有一句话不说但一直笑眯眯的……也是因为顾虑这一点,我没有和熊健拍张合影,留下遗憾。不过他做的木雕和画的画,我都记在心里了。没有照片,反而让一切更深刻地在生命里显影。那些曾经被我认为“孤僻”的灵魂,原来是把整片星空都折叠进了静默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雕琢着属于自己的奥特曼。其实我们都在笨拙地雕刻自己的奥特曼,有的人用木头,有的人用时间,而他们用的是整个被折叠又展开的人生。

上海最近起大雾。在窗户上的薄雾,我轻轻画下一颗星星。雾散了,光进来了。

最大“受害者”。同年5月,她接拍田汉编剧的新片《哀江南》(后易名《忆江南》),6月的新闻还说:“《哀江南》有插曲五支,均由周璇主唱。”(《中央日报》,1947年6月29日8版)周璇时任百代的基本灌唱员,即签约歌手,她要唱的那五支插曲都由田汉填词。以前我在研读周璇这段历史之时总是纳闷,《忆江南》是她拍摄时间最

长、用心最苦的一部影片,拷贝失传可以理解,插曲的词曲阵容可谓全明星,为何没灌录唱片?如今恍然大悟。同为田汉作品,我们无“源”《忆江南》,但是《荣归曲》和《三轮车夫歌》封存在旧百代的片库,如今异宝重光,在网络留了一线生机。歌曲,似乎总比电影耐腐蚀。不敢深想,越想越为周璇惋惜。

《灯词》里的姜夔

一得

姜夔才高而贫,杨万里赞他“有裁云缝雾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声”,但是学而优则仕,不符合他。“学”与“仕”有几种关系,一是学而优则仕,二是学不优而仕,三是仕而优则学,四是学虽优而不仕,是学虽优而不仕,是姜夔的命运。姜夔的命数,他被拒之于官场之外,唯留清气在人间。清气是他的底色,也是他的本色,更是本色。他关注底层,视舞儿为知己,将心比心,心心相印。月夜清冷,灯火阑珊,舞儿是夜生活的主角,是供人赏乐的角色,夜深人静还没有停下踏舞的脚步,是因为“不尽婆娑意”,是特定群体,是不能为官却为官场服务的那些人,是并不快乐却供人赏乐的那些人,是艺术精深却只能在野外街心表现价值的那些人。舞儿就是姜夔,姜夔就是舞儿,舞儿的艺术存

在提供给众人看,提供给知遇看,也提供给自己看。清冷的月亮,不眠的夜晚,更向街心弄影看,是由彼此及,由人及己,由外而内的顾影自怜,既坚守又厌弃,既向往又不屑。他没有完全想透,他的词表现为旷达,但没有心之旷达,始终没有放下。他的愿望不是舞者,而是踏浪,他的词旷是形之旷心之忧,因为他没有进入过、没有实现过,因此“更向街心弄影看”的形在,因此,他的诗词达到了形式美的极致,是人生所迫的“自选”。苏轼的词旷是神旷,他进入过、得到过、经历过,是几经沉浮,大浪淘沙的“天选”。被驱逐的心态是:看透了,不过如此,不要也罢;被拒绝的心态是:为什么不准进入,我要做给你看。前者实现了豪放豁达,进入了“空”的境界;后者实现了精致绝伦,进入了“清”的境界,殊途而同归。我们敬仰邀月的苏轼,但更亲近观灯的姜夔。